

2024年9月17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贺天鸿

## 南峰山 一名田厂子弟的 轨道记忆

庄天羽

田心南部的南峰山,中部高四周低,是典型的低山丘陵地貌,却也积土成山,厚实端庄,与田心中部的踢金岭遥相呼应,却也积土成山,厚实端庄,与田心中部的踢金岭遥相呼应,是名副其实的田心后花园。

在少年时代,我和朋友们以梦为马,发奋作为,常去南峰山攀登晨读。同样,这里也曾是我们儿时游戏的天堂。我们常常在南峰山顶的凉亭中绘画下棋,也曾山林间捉迷藏,采野果,捕蝉捉蝶,采集生物标本。但是大家最喜欢的还是登高望远,在南峰山的西面远眺繁忙的株洲北站和山下工厂新生产的电力机车。

站在南峰山顶,眺望株洲北站,耳畔不时传来熟悉的火车轰鸣声。一排排通向远方的铁轨上,密密麻麻地运行着满载货物的列车——这些电力机车多是株洲生产,拖着长长的车厢经过,就像远嫁万里他乡回娘家探亲的姑娘,不时发出撒娇般的长鸣。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比赛数火车,数完了火车列车,就数车厢数量,看看谁数得快,数得快,但是南来北往的火车实在太多,宛如天河中的繁星,仿佛永远也数不完。

南峰山下,新型号的电力机车在完成总装调试后,会缓缓驶出厂房,参加隆重的剪彩仪式。南峰山的西门正对着株机公司的总装车间,是观看剪彩仪式的绝佳场地。这里高高的地势,可以轻松避开人山人海,将剪彩的盛况看得一清二楚——停靠在发车现场的新型号电力机车,车头披挂着大红花,既像出嫁的新娘,又像参军入伍的新兵,接受大家最诚挚的祝福。从韶山系列型号机车到和谐系列型号机车,从引进仿制到自主创新,从供应的有限型号到众多专用定制型号,从赶超世界一流到称雄全球轨道交通行业……每次剪彩都记录了我心中车人和中国铁路装备业的成长和进步和自我超越。

这也是我们田厂子弟最开心的时刻。小伙伴们手舞足蹈,欢呼雀跃,拍着手开心地哼起了童谣:“电力机车如钢龙,跃出摇篮腾青空,纵横九州奔途路,功安全在厂职工!”并齐声高唱:“多造机车是我们的使命,多造机车是我们的理想!”如今,中国造电力机车已在全球各大洲驰骋,连接世界,造福人类。我们这些小火车迷们也早已接过了父母手中的接力棒,成长成为国家轨道交通制造行业的栋梁之材。

南峰山东坡的煤气站则见证了田心人生活品质的提升。最开始时,这里只有散煤供应,记得小时候爸妈要到那排长队买煤,回家后再自行加工成藕煤使用。后来有了液化气,但爸妈仍需骑自行车来此换气,在自行车后座装个挂钩,用来挂载笨重的钢瓶液化气,换气的过程也很是麻烦;再后来,随着电话的普及,只需拨打电话,就会有煤气站的工作人员送气上门,提供专业的换气服务。随着田心社区设施的进一步升级完善,煤气管道广泛铺设,管道煤气得到了普及。如今,只需打开家中的煤气阀门,就可以轻松使用煤气,方便又快捷。

而对我们这些80后来说,记忆最深刻的还是南峰山脚下那个职工冷饮站,因为只有这里才供应那个年代多见的三色冰淇淋——三个不同颜色的球状冰淇淋成“品”字形排列在盘中,粉红色的是草莓味,棕色的是巧克力味,白色的是牛奶味,还有喝起来酸爽无比的酸梅汤,都是需凭冷饮票有限供应的紧俏货;还有要早早地排长队耐心等待才能买到的菠萝味、芒果味、橘子味的汽汽水。后来,冷饮站又推出了企鹅冰淇淋和小孩脸冰淇淋。包装上印着可爱企鹅的冰淇淋精美有趣,让人仿佛置身于极地的冰雪世界,将夏日的炎热驱而散。还有那小孩脸冰淇淋,分明是位戴着小草帽的小姑娘在冲您微笑,那灿烂的笑容,犹如春天的花朵,着实惹人喜爱,简直让人舍不得下嘴。

南峰山是株洲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承载着田心人的轨道情怀与梦想追求,见证着中国轨道交通产业的传奇历史和发展飞跃。她记录下了田心铁路人对祖国的无限赤诚,对家国的无限热爱,对事业的开拓进取,对未来的憧憬向往。南峰山像一幅画,画中有忙碌的身影,有金色的童年,还有着青春与梦想憧憬……



南峰山顶的凉亭

亭子坳古道湮没在  
满山苍翠之中

株洲风物

## 远去的亭子坳古道

钟志刚

亭子坳古道,自岁月深处蜿蜒而来。它匍匐于湘东南边陲,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西麓的炎陵县壶溪境内,自古以来就是高寒山区牛古仙(牛塘、古塘、仙坪三个村庄,现已合并为新“仙坪村”)通往外界的交通要道。

它依山蜿蜒前行,涉深涧,探幽谷,登绝顶,海拔落差达六七百米,是名副其实的“陡坳(方言:陡坡之意)”。旧时民谣云:“路无三尺直,地无三尺平,下山塌后脑,上山啃脚跟。”因半山腰处坐落着一座凉亭,山民们便将古道命名为“亭子坳”。凉亭周边还屹立着几棵虬曲苍劲的杨梅树,每逢端午时节,鲜红诱人的果实在山风中动情摇曳……

### (一)

亭子坳古道起始于何年何月,何人所修,已经无从考证。

相传炎帝时期牛古仙地区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但由于屡遭天灾兵祸,至元末明初,已民生凋敝,人迹罕至。明清之际,大规模的闽粤移民迁入本县,插草为标,拓荒开垦。牛古仙地区也在此时逐渐形成了原生态的客家自然村落。

其时这里是广袤的原始森林,莽莽苍苍,野兽成群,拓荒者们在此狩猎耕种,繁衍生息,沿着前人的足迹踏出一线鸟道,往南与本县策源、水口、中村等地相连,往北与龙溪、县城相通,并经坂溪、石洲、大院与湘赣驿道相接。在过去的岁月里,老一辈甚至从这条古道出发,“一根扁担五尺长,过了桂东过桂阳”,远涉广东仁化,往返一趟历时大半个月,挑运食盐,养家糊口。

无法考证清康熙五十一年任邵县(炎陵旧名,下同)知县的张强是否吹过亭子坳的山风,沐浴过亭子坳的绿浪,领教过登山时的艰难险阻与疲惫虚脱,但他任内所写的《过山行二首》用于描摹此处却再合适不过了!

其一:  
崩岩峰头石径斜,危岩随处有人家。  
青苔缭绕千章树,红紫凋残万本花。  
尖道山泉流水乱,隔林野鸟叫声哗。  
最怜枫叶经秋夜,一带飞霜映晚霞。

其二:  
归鞭晚渡渡溪流,步入层峦顶上游。  
家在山中扉屋稳,路逢软处与人愁。  
凌虚细网猿猴径,策杖闲寻麋鹿游。  
箫鼓一声林木振,绿波红叶两悠悠。

风尘扰扰,路途迢迢。亭子坳承载着牛古仙客家村落与外界沟通联络的重要使命,也见证了地处荒凉、偏远山区的先民们征服自然、繁衍生息的艰辛历程。作为古代交通的重要遗产,像一颗文明的活化石,遗落于山野之间。

### (二)

亭子坳,一头牵引着远方的山长水阔,一头牵引着客家山寨的人间烟火。走近它,便能触碰到山村生活的跳动脉搏。  
“逢圩去哟!”每到特定的圩日,一声吆喝,山民们便趁着露水,带着憧憬出发了。他们三三两两,或肩挑,或手提,把平日里积攒的山货带到集市上去“碰碰运气”。去时下坡,步履轻松,欢声飞上了云霄,笑语顺着溪水流淌。

待到太阳偏西,山民们又有说有笑地从集市上往回赶。他们用售卖山货得来的有限零钱,换取了房檐下一家人的生活情味,亦换回山居岁月里的那些苦乐时光。  
从壶溪太平岭脚下,沿着清清小溪过了西坑,穿过下土壩漫长的斜坡路,四十分钟后过了金沟湾的田壩,就开始穿越山里无人区,攀爬更加狭窄、幽静、陡峭、阴森的山路。

开始是一段弯弯的小石头路,尽头有一眼清澈甘甜的泉水,那是大山的馈赠,特意为了长途跋涉的人们准备的。喝几口甘甜的泉水,再沿着山脊近乎垂直的古道往上爬。一路爬,一路歇,再雄壮的汉子也要累得气喘吁吁。爬了约半个小时的陡峭山坡,穿过一小段平路,又进入陡坡,再从一棵横逸斜出的杨梅树下穿过,迎面就是古道的标志——一座凉亭。

这是一间供路人歇脚和遮风挡雨的泥瓦房,道路从其中间穿过,两边枕了一高一矮的两根杉木当作条凳。杉木已经磨得溜光,像古玩盘出来的包浆,无声地述说着岁

月的久远。

凉亭里歇了脚,其实古道还走了不到一半。山上古木参天,遮云蔽日,傍晚不知名的鸟兽发出怪异的声响。山民们又饥又累,回头一望,红彤彤的太阳快坠下山去了,赶紧赶路吧!  
此时,已经赶在前面山头的挑担后生,拉着嗓门在唱:“措担阿哥走石阶,扁担箩索是招牌。放下担竿三碗酒,县官老爷唔当啣哟……”

歌声悠悠,在寂静的山谷间回荡,羞红了天边的晚霞。

然而,当山村的宁静被打破之时,古道上便不再有悠扬的歌声和欢乐的笑声。  
当年,作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土地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了整个邵县。从古道上回来的心慌慌张张地报告外面的形势,并不时传回革命火种星火燎原的消息。后来这里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整个山寨都接受了血雨腥风的洗礼。

在革命感召之下,山里的众多英雄儿女都参加了战斗,他们有的在乡亲们的殷殷嘱托之下离开了家,有的则是半夜里瞒着家人义无反顾地穿越亭子坳投奔红军而去,这一去却再也没有回来。乡亲们等了一年又一年,古道边的杜鹃花开了一茬又一茬,都没有回来。他们几乎都牺牲在革命的枪林弹雨之中……查阅史料,当年居民不足千人的牛古仙,记录在档的革命烈士就有百余人。

弯弯的亭子坳,至今还记得他们离家时的坚定身影,烙印着他们行色匆匆的英雄脚印……

### (三)

亭子坳,无疑也是一条命运抗争之路。

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正值大年初一。家里备了菜肴,正准备吃饭,母亲却发现两岁多的我大姐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来家里做客的舅舅刚盛了一碗香菇木耳汤,见此状况,扔下筷子就背着姐姐往医院跑。

舅舅赶在前头,爸爸收拾了一点东西,紧随其后。

舅舅背着姐姐,一口气赶了几十公里山路,气喘吁吁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时,医生说这孩子命大,晚来一步就不得救了。

然而,我的第二个姐姐却没有那么幸运,同样是脑膜炎发作的她,还没有背出亭子坳,就不幸夭折了。类似的痛心之事不知上演过多少回。当难产的孕妇,患病的婴儿,重伤的农夫,中风的老人……一个个把最好的救治时机耽搁在这崎岖山道之时,家属们只得坐在亭子坳上痛哭一场!

我十来岁去镇里上高小,稚嫩的肩膀上跨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背包,里面装着课本、大米和干菜,与小伙伴们第一次在凉亭里歇脚时,被墙上的涂鸦吸引了。不知何人从何处抄来一联,用木炭歪歪扭扭地涂写在斑驳的墙壁上,像是专门给幼小的心灵进行人生价值启蒙:

走正路一条,谁肯甘心落后?  
奔前程万里,我愿捷足先登。  
古道既险且美,古木参天,乱云飞渡,流水潺潺,松涛阵阵。春天雨过天晴,那满山满谷的烟雾就像一幅幅精彩的水墨画,常常让我看得如痴如醉。夏天里欢快的蝉鸣和古树上松鼠的嬉戏,惹得小伙伴们常驻足观望。最美的还是冬天,漫山的雪景,让人仿佛行走在童话世界里。但冰雪天也是最难走的,一不小心,脚下一滑,“哎”的一声,行人就可能滑入山谷深渊。

一个人行走时,小路静得出奇,总幻想着狐仙鬼怪出没。尤其是阴雨天气,浓雾笼罩下来,阴森森的让人胆战心惊。直到过了凉亭,从杨梅树下穿过,再往下走就能听见金沟湾一带人家的鸡鸣狗吠,心情才放松不少。

上学。放学。每周两次往返亭子坳。几年下来,求学的农家子弟们都从稚气未脱的孩童成长为青葱少年。这一条弯弯山路,早已悄悄蜿蜒上他们的青春;这一段艰苦的“爬山岁月”,也让他们的人生步履变得更加坚定和从容。

付出没有白费,亭子坳古道不断走出贤能之材。率先从这里翩翩而出的,便是接受“五四运动”洗礼,走上科学救国道路的,成为我国早期的铁路工程专家的周树吾先生!随后,博学多才的周定一教授拜别亭子坳,先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任教,后又

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成为我国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

近几十年以来,不断有山寨子弟跳出农门,他们带着浓重的客家乡音走出亭子坳,有的到了省城,有的到了京城,有的到了珠三角,还有的远渡重洋,开启新的人生之旅。

### (四)

亭子坳,亦深深锁在重重迷雾之中,一如山高路远、信息闭塞的牛古仙长年笼罩在贫穷落后的阴霾里。

勤劳的祖辈、父辈们也曾满怀希望地开荒造林、种植药材、种植果树,开发经济林,但终因交通问题,难于运出大山。山民凑了几句顺口溜,成了落后状况的真实写照:

树在山上朽,水在山下流。  
矿在脚下埋,人在山中愁。  
随着时代的发展,亭子坳古道愈发显得苍老了,像一头老黄牛,每走一步都气喘吁吁。

母亲常常回忆起幼年时跟随大人背木头的经历:从牛古仙的祖江,经艰险的亭子坳古道,背到下土壩,瘦弱的肩膀不知磨破了多少回,新的伤口叠加在老伤口之上,肿起来像一块馒头。每谈及此,母亲总免不了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或许与此有关,山寨里的青年男女与外界通婚的几乎很少。本村的女孩子大都想嫁出大山,嫁得越远越好,以此改变人生的命运。而山外的女孩子几乎没有一例嫁到山上来。

我曾在大学期间写过一首故乡的诗,其中有一句“姐姐飞针走线/把出嫁的路缝得很长很长……”后来读到这时时,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不甘落后的山民们历时三年,一锄头一锄头地从山里挖出来第一条公路,然后用板车将公粮余粮运到三口壩,将松木、杉木、楠竹运送到三里亭木村收购站,开始与贫穷进行抗争。

每周两趟,连续走过七年之后,我终于从亭子坳里走出了农门,进城上了大学。随后的十几年间,亭子坳却开始冷落,然后迅速荒芜。

与此同时,山寨里迎来了可喜的变化。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将牛古仙打造成为“全国优质黄桃之乡”的主产区,并享有“仙山、仙水、仙果”之美誉,吸引省城和央视的记者多次前来探秘。

2010年前后,乡村公路开始硬化,一些人建起了洋房,多数人家都开上了崭新的小轿车。特别是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城里来山下摄影采风、观赏桃花、采摘黄桃、旅游度假的人络绎不绝。

亭子坳却渐渐湮没于岁月的风尘之中。

好几回,我想再穿行一次亭子坳古道,再亲近一下那里的山风,再品尝一口那里的清泉,再感受一下那里的深邃幽静和鸟语花香,乡亲们立即反对说:路湿了(方言,意为“杂草和灌木丛生”),走不得咯!

### (五)

又一次离开家乡回城。远远地透过车窗望向亭子坳,那里已经一片苍翠繁茂,全然湮没了古道的痕迹。现代便捷交通给山民们带来的新生活令我欣喜,可那曾经忍辱负重的亭子坳古道也让我依依不舍。远远地凝望着,渐行渐远,直至它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鲁迅先生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其实,世上原本也有许多的路,但没有人走了,也就没有了路。就像亭子坳古道,遍布楠竹、荆棘、杨梅树,或者杂草丛生,年复一年,复归为森林的一片,无路可寻。

那千百年来默默为山民充当交通要道的亭子坳,那无数次目睹红色土地上的英雄儿女奔赴革命洪流的亭子坳,那为客家山村引入知识文明与时代新风的亭子坳,那承载着农家子弟童年欢笑、少年求学艰辛的亭子坳,那牵引着游子们千丝万缕的思念的亭子坳啊!

恍惚间,那春天里满山满谷的烟雾,再一次迷蒙了我的双眼;那弯弯曲曲的亭子坳古道,又一次在我的心头延伸,蜿蜒……

那在岁月里远去的亭子坳啊!